

郁金香书系



珍藏生命

Cherishing Life

夏晓虹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珍藏生命/夏晓虹著. —南京: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2.2
(郁金香书系)

ISBN 978-7-5651-0534-0

I. ①珍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07433 号

书 名	珍藏生命
作 者	夏晓虹
责任编辑	丁亚芳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	(025)83598077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www.njnup.com
电子信箱	nspzbb@163.com
照 排	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	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10
字 数	217 千
版 次	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3 600 册
书 号	ISBN 978-7-5651-0534-0
定 价	26.00 元

出 版 人 彭志斌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□ 自 序

“珍藏生命”原是笔者为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的自叙《把苦难收入行囊》(又名《走出白色恐怖》)所写的读后感篇名,用来作为本书的题目,多少有些感慨。

近些年来,随着父母以及一些师友的不断离去,为此而写作的纪念、回忆文章也渐渐多起来。特别是与我同辈的亲人与朋友的早逝,尤其令人痛惜。其中最年轻的一位美国朋友,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29年。而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陨落,以及对这些师长、亲友的记忆,已经构成了个人生命史的一部分,无法忘怀,也时常感念。剔除那些已经收入其他集子的文字,剩下的七篇,构成了本书的“怀人小辑”。

或许真是由于年龄的缘故吧，现在落笔为文，往事很容易占据纸面。小学、大学（我的中学基本空白）的读书生活，已成为我反复吮吸的源泉。那篇追忆小学时代所经历的教改实验的短文在《文汇报》刊出时，原来的标题《“常为新的”学校》被编辑改易为《这是我一生的福分》，虽然私心并不喜欢这样感情外露的表达，但我也应该坦白承认，从景山学校到北京大学，确实是我极为珍视的教育背景。而这些关于往事的点滴记述，即编为本书的“忆往小辑”。

旅游是我的一大爱好。每年借着开会或讲学的机会，都会有几次长途出行。旧历年底，家庭的一桩大事便是整理一年行踪，由夫君主持，我贡献意见，制作成两张贺年卡，发送给众多亲朋好友。因已成为每年的固定节目，所以，现在临近春节，总会有朋友提前写信来预约我们的电子贺卡。当然，照片摄下的是场景，更多的人情世态、学术因缘，只能依靠文字记录。以前曾经出版过一本《返回现场——晚清人物寻踪》，现在将更多面向的旅行随笔集合在一起，便结成了本书的“记游小辑”。

“谈书小辑”则是由两个部分组成。第一部分全为书序。我唯一为长辈写过的三篇序，都属于我的导师季镇淮教授的著作。最早的

一篇《〈来之文录〉序》乃是受季先生之约，敬谨应命而作，先生的虚怀若谷让我感佩。收在集中的是另外二文。编入“大家小书”的《司马迁》为旧书重印，《季镇淮文选》是为纪念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百周年系庆特别编选的“北大中文文库”中的一种，为了撰写序言，重温先生的著述，也不断唤起许多珍藏的记忆。身为老师后，又不免应学生之托，为其即将付梓的新著作作序；自己写完或编成一本书，交代缘起或余话的前言后记更是必不可少。而无论指导学生，还是个人撰述，都是自我生命史上重要的关目，值得铭记。至于“谈书小辑”的第二部分，所收基本为书评。不过，其中很多著作者还是我的师友，记下读后感的同时，我也不时会由书及人，或由人及书，为书籍背后的主人留下若干剪影。

将这些生命中的片段忆述汇集成书，首先要感谢王得后先生的提议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邀约。作为我所有文章的第一读者，陈平原提供了很多中肯的意见，现在的书名，也是他最后敲定。

夏晓虹

2011年6月2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目 录

自序 / 1

怀人小辑

寻梦者的漂泊之歌

——父亲周年祭 / 3

父亲与《新民报》 / 9

父亲的“书碑” / 17

失去的是最珍贵的

——怀念妈妈 / 27

诗人的梦想

——纪念表哥邢序凤 / 42

在学术中得到快乐与永生

——叶晓青《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》编辑感言 / 48

我的美国朋友柯珮娜 / 71

忆往小辑

少年景山 / 81

历久弥新的小学课本 / 85

“常为新的”学校

——“文革”前北京景山学校教改实验琐忆 / 89

东中街 42 号 / 96

我的走读生活 / 102

从北大起步

——《燕园学文录》自序 / 110

结缘梁启超 / 115

我的第一本书

——《觉世与传世——梁启超的文学道路》新版序 / 121

一次壮观的购书行动 / 126

大清历史完结处 / 129

“伤脑筋”的家珑 / 133

记游小辑

透过晚清人的眼睛看世界

——《返回现场：晚清人物寻踪》后记 / 141

寻找梁启超澳洲文踪

缘起/墨尔本/悉尼/北京/布里斯班 / 144

在美国“发现”历史

奠基石与自由钟/李鸿章的历史遗存/海外遗编的得失 / 160

纽约的音乐消费

刘索拉的蓝调/国殇日的音乐/中央公园的《卡门》/百老汇的“国王” / 176

初看歌舞伎 / 186

教学相长 / 191

我的“加尔东尼市场” / 196

台湾茶话 / 200

谈书小辑一

从西南联大走出的学者

——《季镇淮文选》前言 / 207

为了非专业的读者

——《司马迁》新版序 / 220

北大缘

——《北大精神及其他》序 / 228

史学与文学的联姻

——《西风东渐：衣食住行的近代变迁》序 / 233

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思考

——《彷徨英雄路》序 / 238

北京研究的新视角

——《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：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》序 / 242

追寻现代散文的来踪去脉

——《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——从晚清到五四》序 / 247

晚清无处不在

——《晚清的魅力》后记 / 251

新旧之间

——《旧年人物》(重编本)后记 / 256

上海之于我

——《晚清上海片影》自序 / 261

温厚情谊 薪火相传

——《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》缘起 / 267

酒中味 知者言

——《酒人酒事》小引 / 275

谈书小辑二

与舒芜先生结邻 / 281

珍藏生命 / 288

方寸洞天 / 293

出版者的眼光 / 299

文学史的缺席与在场 / 301

读晚清小说第 N 种法 / 307

精益求精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/ 310

怀人小辑

寻梦者的漂泊之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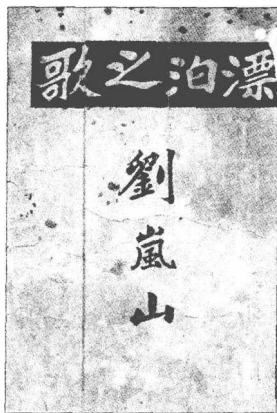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父亲周年祭

11月30日是父亲的周年祭。从熟悉的“爸爸”到颇为陌生的“父亲”，称谓的改变所蕴涵的生死阻隔，的确需要时间来适应。

就在前两天，作家协会为《中国作家大辞典》的辞条修订发来了原稿，这应该是父亲生前为自己的文学生涯所做的最简明扼要的总结。尊重父亲的自述，我们只在原文中补入了卒年：

刘岚山(1919—2004) 笔名胡里、路里。安徽和县人。1937年肄业于南京钟南中学高中部。历任重庆《新民报》校对，重庆南方印书馆助理编辑，上海《新民报》校对、记者，皖南游击队《黄山报》编辑主任，北京三联书店编辑部编辑，志愿军战地文化服务队小队长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科长、稿件科长、编辑组长、

编审。1939 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49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诗集《漂泊之歌》、《乡下人的歌》、《和平的前哨》、《乡村与城市》，散文集《领路的人》、《和英雄相处的日子》、《人生走笔》等。



漂泊之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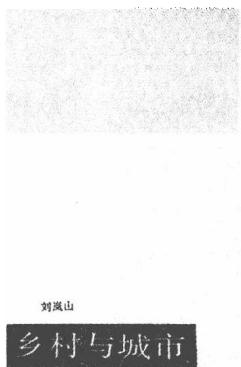
乡下人的歌

父亲一生的行迹，大致已包括在内。当然，这是剔除了血肉，只剩下筋脉的记述。

以父亲的读书而言，他确是在南京钟南中学高中部结束了学业。但出生于“五四”运动发生之年的父亲，其实并没有受过完整的现代学制教育。私塾两年半，小学一年，初中三年，再加上钟南中学的一两个月，就是他全部的学历了。当年 18 岁的父亲，激于国难当头、抗战全面爆发，同时也为了躲避家里安排的婚姻，于是毅然放弃学业，投笔从戎。

单是如上简单的叙述，已可见出，父亲身上具有那个时

代热血青年的基本素质。而接下来的人生经历，竟恍如父亲用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“漂泊之歌”的命名做了预告。



乡村与城市



领路的人

先是投考设在长沙的中央陆地测量学校，结束军训后，因急于参战，父亲故意在考试中交白卷，以被开除。再考入陆军第二预备师军官队，受训后，担任少尉分队长。部队开往衡阳的路上，父亲又被派去广西全县步兵学校迫击炮训练班接受培训。归队后，在并无弹药的迫击炮营做专司炮弹的火工长。依然无仗可打的父亲，最终还是从部队开了小差。

在衡阳驻扎的那段时期，离开家乡后沿途写诗的父亲，用积攒下的伙食津贴出版了《漂泊之歌》。在诗集短序的开头，年轻的父亲写道：

生命跟着时代的跃进，前年我舍离了可爱的家乡，
漂泊在西南半壁里。

战争的狂热，燃炽着我青春的火苗；我爱祖国，我爱家乡——爱我所爱的一切，我要为它们去拼命在沙场，作亿万人中无名英雄之一。

而那首被我认作预示了父亲宿命的《漂泊之歌》，在最后两节这样歌吟着：

我是个漂泊者——要走遍天下。

漂泊呵！

从花儿落了又开花！

走上漂泊之路的父亲选择了延安。但当他从湘潭只带着一本小地图、一本《漂泊之歌》，徒步走到延安时，他一心向往的抗大接待处的人，却以学校已迁往敌后、本部现不招生的理由，拒绝了并无组织介绍信的父亲。已经身无分文的父亲大哭一场后，只得南还。途经咸阳时，却落入了国民党关押进步人士的“西北青年劳动营”。

投奔抗大遭拒显然极大地伤害了父亲。因此，当同牢的难友赵澍民劝说其一同逃跑，并以有组织关系，保证父亲可留在延安时，父亲也只是将曾经收留他的一位老人所送的几元钱相赠。不过，受到打击的父亲并未放弃追求进步，一如他始终无法忘情于他的诗人之梦。

此后，在重庆开书店，售卖进步书刊而遭逮捕；出狱后转赴中原解放区，直到1946年被疏散；为从事心爱的文学创作，又前往上海；代替中共地下党员袁水拍主编《新民报（晚刊）》“夜光杯”时，因有被捕危险，再入皖南游击区；一旦

上海解放，便不顾上级领导的一再挽留，执意回到文人汇聚的沪上，最后还来到了新中国的政治—文化中心北京……不曾加入共产党的父亲，一直游走在革命与诗歌之间。这自然为他后来的政治审查带来了无穷的麻烦。

只是，在我眼中，父亲也由此定格为一生唱着漂泊之歌的寻梦者。并且，直到现在，此刻，我仍然感觉到他在梦游的路上。

2005年11月28日于圆明园花园

（原刊2005年11月30日《新京报》）